

Jinnian Xiushi

崔书馨
著



瑾年秀时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潘 安 桑国磊

装帧设计:丁奕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瑾年秀时/崔书馨著.—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6
ISBN 978-7-81141-786-9

I. ①瑾… II. ①崔…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9619 号

瑾年秀时

崔书馨 著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 189 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发 行 部:0553-3883578 5910327 5910310(传真)

E-mail: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880×1230 1/32

印 张:5.625

字 数:11.5 千

书 号:ISBN 978-7-81141-786-9

定 价:12.00 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在茫茫人海中，我们都在寻找着那个和自己有着相同灵魂的人。

看到他的第一眼，便否定了自己从前的遇见。
想穿越时空看看小时候的他是不是也和自己一样，
悲伤的时候喜欢一个人看黯蓝的海、湖蓝色的天，
高兴的时候也喜欢张牙舞爪，没心没肺的笑。

有种遇见我们不可预知，
有种幸福我们难以把握。
无数的感情，不撕自碎。
后来发现从来就不完整。

成长，从来都不会完整，这是一个渐渐失去的过程。成长，同样也是一件百转千回的事情。但是如果遇到了那个人，你还有勇气把握吗？

总有一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不会再离开。如果初恋在你最不经意的时候翩翩降落在你的面前……

崔书馨

二零一二年六月一日

目 录

>>> CONTENTS

自 序 / 崔书馨

第一章 云 淡 /001

第二章 晴 空 /017

第三章 约 定 /031

第四章 透 明 /049

第五章 遇 见 /0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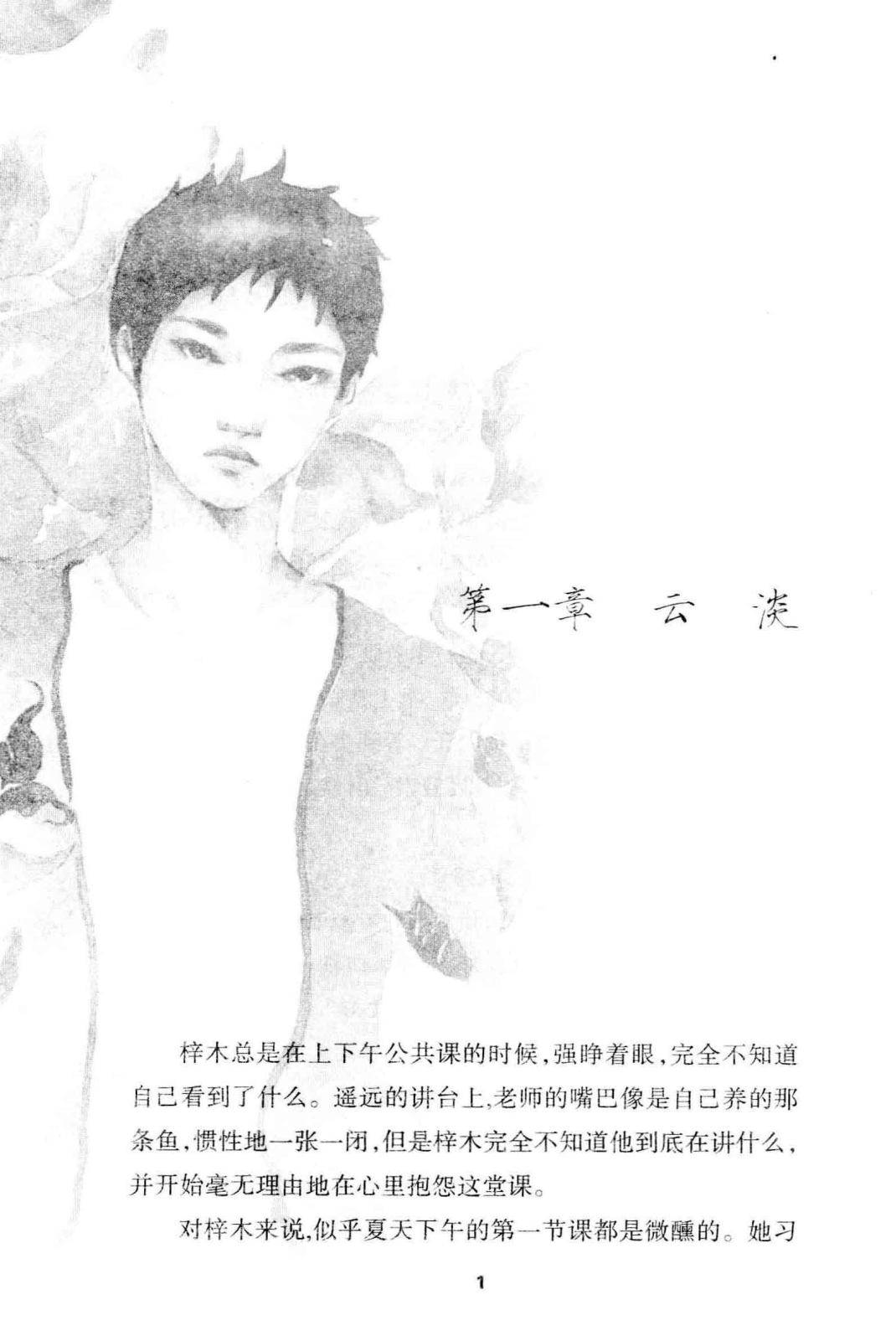
第六章 停 留 /079

第七章 礼 物 /103

第八章 不 朽 /133

第九章 守 候 /147

第十章 明 天 /167



第一章 云 淡

梓木总是在上下午公共课的时候,强睁着眼,完全不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遥远的讲台上,老师的嘴巴像是自己养的那条鱼,惯性地一张一闭,但是梓木完全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并开始毫无理由地在心里抱怨这堂课。

对梓木来说,似乎夏天下午的第一节课都是微醺的。她习



惯性地一边发呆，一边享受着下午两三点钟的最好时光。她总是眼睛似看非看地望着老师，以致老师会在课间的时候专程赶来“看看”梓木。在梓木看来，老师每次都是故意地并且是专门地来看她，因为老师不是低垂着脸看着梓木的书本，就是轻轻地用手按一下梓木的书，以示警告和关心。

老师降临到梓木身边的时候，梓木的眼神会习惯性变成充满了求知欲的样子，然后老师也会习惯性淡然一笑，这笑意味深长，而梓木经历了几轮意味深长的“笑”，渐渐明白了老师这笑中包含的意味。老师微翘的嘴角好像在说：“等着看你的期末成绩。”然后梓木的眼神说：“好的。”之后老师的眼神依旧像是不依不饶地“说着”：“走着瞧！”

梓木的眼神黯淡了下来，想：“走着瞧就走着瞧。”

接着梓木就等着期末的时候。熬上整整一夜，眼睛熬到干涩并刺痛，头上熬到渗出细细的汗。等到实在回忆不起老师讲的细节并且困倦到无法利用百度搜索的时候，便在耳朵里塞上耳机，枕着课本睡了。

我想说

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

真心地对我好，不要求回报

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

打从心里暖暖的

你比自己更重要

梁静茹的歌声总是带着清甜，但是总有不一样的穿透力，梓木总是不知不觉在副歌的部分被这种穿透力惊醒。一觉醒来，梓木第一件事就是看看表，看下自己到底睡了多久。计算好

时间,继续听歌。这个过程总是有些缥缈。不用照镜子都觉得此时此刻的自己会有长达十分钟的呆滞。

梓木的随身听里的歌曲少得可怜,永远都是几首歌重复播放,很久才会更换。相比大学里面那些光鲜亮丽的每天把自己装扮的像是要上台演出的同龄人,梓木对自己说:“其实我是一个念旧、并且忍耐力极其强一个人。”

然而到真正面对期末考试的时候,梓木总会不经意地在年级考到专业课的前几名,这总是让系里的老师惊喜,所以梓木如果上课再发呆的时候,老师的眼神也会温柔些。

梓木发誓自己只为了考试而读书,考上研究生是阶段性理想。但为了理想而在上课的时候看小说总是说不过去,为此她常常幻想自己是一个诗人。简单说,每一个时代都不需要诗人但是每个时代都有诗人,他们以自己独特的姿态另类地笑看着人世间,像嬉皮士对待社会不屑地伸出中指一般。梓木觉得自己要坚持以温柔力量将别人的世界摧毁,然后让自己的读者心甘情愿地被自己的思想粉碎。

家就在校园附近的梓木时常回家,有时她在回家的路上盯着那无边的绿色植物发呆,看着阳光倾泻在树叶子上,心中竟然会有满满的幸福感蔓延开来。那些叶子层层地压着,看着它们会幸福得喘不过气来,梓木有时候会专注地看清它们的脉络,那些脉络就是它们的生命也是它们的脸孔,它们永远都不会改变的脸孔,比人类单纯而善良。梓木也会幻想着这些生命线会有血液的流动,而她听得见它们血液深处的呐喊,无声而震撼。

梓木有的时候会梦到这些叶子,它们在梓木的梦里,成了

真正拥有灵魂的鲜活生命，它们最后卸下了统一的绿色面具，面具下是各种各样表情的脸，狰狞的、愤怒的、卑微的、善良的。这些不同的脸，对着梓木说奇怪的话，这些话会变成各种各样的符号。梓木会把它们轻易地记住，醒来后偷偷地画在自己的小本子上，珍藏起来。她常常会想到这会不会是最终拯救人类的密码之类的神秘字符，而且是上天安排梓木通晓这些，然后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让她来拯救全人类。

梓木唯一深爱但又害怕的是黑暗。

深爱黑夜的时候，觉得黑暗是用最温暖的天鹅绒把自己包裹，自己在天鹅绒的庇护下安静沉睡，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缓缓地，笑意也逐渐地被黑色的天鹅绒完全地覆盖。

恐惧的时候，黑夜像是一个庞大的屏障，寂静的深夜里她会忽然地感觉到孤寂，然后静静地坐起，遥望窗外的天边，而天上的星星都像是瑰丽的梦想一样遥不可及。梓木这时开始幻想自己生活在别处。在哪里好呢？她会幻想到芬兰，那里有爱丽丝梦游的仙境一般的奇幻世界，那里总是有神秘、古老而魔幻的力量，那里冰冷而透明，瑰丽而神秘。在最靠近北极圈的世界里，人们点起篝火温暖着身体，篝火边人们倾情地笑着，轻轻吐出的字被冰冷的空气凝结成冰，然后人们回到冰屋的时候，又把凝结成晶莹冰块的字倒在吊炉上的旧锅里，等待它们融化，融化成千言万语。

梓木会在恐惧的夜里抱着自己的娃娃入眠，这个娃娃陪了梓木十八年的光阴，只有它会面无表情地看着梓木的脸，沮丧也好喜悦也罢，不过，有时梓木竟然能从它的眼睛里读出欣慰和哀伤。梓木相信玩具同人待的久了以后就会有某种灵气，

能够读懂主人的所有表情和内心世界。梓木觉得自己一直是把娃娃当作一个倾诉和依赖的对象，互相守护着对方小小的世界和仅有的幻想。梓木常常在那些夜里，抱着娃娃，然后对她轻声说话，又怕自己的声音吵醒她，然后用心保护她，努力用自己的身体为娃娃挡住全部的黑暗，并且在心里告诉自己，世界很大，但我们什么都不怕。

初夏傍晚，阳光温暖，每周五都回家的梓木还没有走到家的门口就开始猜想妈妈今晚会有什么菜。

希望是干烧鱼或者是红烧肉，最好要有红豆布丁和冰凉的酸梅汤。

梓木觉得很累，可能是这几天神游的时间太长了。钥匙打开家门后，妈妈热情地朝梓木奔来，说：“我的小宝贝回来了，快快让妈妈抱抱。”梓木依旧是面无表情地对着妈妈，妈妈还是从前的那句台词：“这孩子，怎么老像是不高兴的样子呢？”

“没什么啊。”梓木还是重复之前的答案。

“今天考试了么？”妈妈习惯说。

“考什么试，体育？”梓木半开玩笑地说。

“这孩子，你的体育成绩都不用问，一定不会及格的。”妈妈自信地说。

“是啊，那你还问啊！”梓木不依不饶。

“我这不就是问问你考试考得如何了么，关心你的成绩，要不你以后怎么办？”妈妈说。

“我考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嘛！”梓木是永远都有答案的孩子。

“其他专业啊，那你赶紧把数学好好弄一弄，不能永远都是中上的水平，要做到和英语一样优秀。”妈妈继续明示梓木。梓

本总是不厌其烦地跟妈妈说是高数而不是数学。

“我肯定能考上研究生的。”梓木一边说一边在心里给自己打气，但也有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悲壮感觉。

“好孩子！”妈妈再一次抱紧了梓木，像是看到了穿着硕士服的梓木在远处跟她招手。

梓木大摇大摆地晃到了客厅，看到爸爸一边看探索节目，一边感叹大自然的神奇。

《探索·发现》栏目周一到周五在中央四套播出，每期30分钟。首播 06:10，重播 23:30 开始。《探索·发现》每期都被爸爸记得清楚，并且在报纸上用红色的笔标注，“惊艳”一片。爸爸经常是节目快开始的时候就泡茶坐在沙发上，半睁着眼睛，一边养神一边看着无聊的电视广告，然后大声批判这广告无聊透顶，片刻后出现了《探索·发现》的片花，爸爸的脸色就逐渐平静。紧接其后又开始播放刚刚结束的奥运会精彩回放，作为首都人，梓木父亲的脸上泛起了红霞。他也总是感慨梓木赶上了最好的时代。

梓木先是跟客厅的爸爸打一个招呼，然后跑到自己的屋里打开电脑。梓木打开了常看的文学类网站，不经意间看到了这样的一段话：“拥抱，睡觉，不做其他的事情，那么这个男人是真的爱她……”

偶尔和朋友闲谈，谈到爱，谈到性的神秘，所以“拥抱，睡觉，不做其他的事情”这句话，作为大学生的梓木还是理解其深刻含义的，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梓木也曾经想过这个深刻而无法回避的问题，回想起初中老师害羞地给大家上生理课，让大家自己学习敏感的部分，大家都觉得老师完全是在故弄玄虚

的时候，梓木就已经知道了这些事情。

我说：“如果是你，你能做到吗？”他说：“能。”我说：“怎么能，真能吗？如果能，他就不会和别人刚恋爱就如何如何，腻烦了就分手了，呵呵。”

他告诉我：“世界上没有爱情，爱只不过是对于依恋和习惯的一种修饰，因为寂寞才恋爱！有些事是不适宜深聊下去的。”

我问妈妈：“一个人在一切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可能和自己心爱的人拥抱，睡觉，不做其他事情吗？”妈妈说：“能。”

我问：“有可能控制得住吗，那他还算男人吗！”

时间突然停滞了几秒，妈妈转过头和我说：“那才是真男人。”

梓木看罢心里颇有感触。但是最有感触的也仅仅是故事中的女儿能和妈妈如此心平气和地交流而没有任何火药味道。为何自己却很难做到。为何故事中的妈妈能够喜欢听女儿的倾诉而不是坚持把自己的想法不停地灌输给女儿。

“梓木，吃饭了，吃了晚饭还得学习呢！”妈妈喊。

“啊，我知道了。”梓木心里想的是，什么时候妈妈能把“学习”二字通通地抛开。不过妈妈的想法总是停留在高考阶段，她把那个时候不分日夜复习的梓木当成了自己真正的女儿。

梓木坐在桌子上，拿起筷子就开始安静努力地吃饭，妈妈还是一脸欣慰地看着梓木。

爸爸说：“你看到孩子回来了就这么高兴，我要是和你在家的话，你就一直冷面。”

“怎么了，我一天没见到女儿就会想啊，你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还不是习惯了。”

梓木一边沉静地吃着饭，一边问：“妈，今天有小甜品么？”

“今天就吃水果吧，我没准备小甜品。”

“你怎么不给孩子准备呢？”爸爸说。

“那你呢，就知道看电视，还不知道孩子爱吃什么呢。”妈妈开始反驳爸爸。

“没事，水果也好，不能总吃甜品的。”梓木渐渐地开始学会化解大人间的小小争吵。

梓木看着爸爸妈妈那两张熟悉的脸，便想到了几十年后的样子，要是不出什么出乎意料的事情的话，家庭就会一直这样，生活没有波澜，每天要用相同的答案回答妈妈相同的问题，然后看着相同的报纸被爸爸勾画得一片绚烂，再然后爸爸还是习惯性地坐在老位子上看电视。也许到时候沙发会被爸爸压出一个凹陷的形状。多年后自己也一直都是宠辱不惊的心态。

她也同样清晰地记得那段著名的话：“一个人从出生到死去会遇见三万个人，其中在学校和公司会遇见三千个，关系好能说话的有三百个，能成为交心好友的可能有三个，能陪你走完一生的却只有一个，所以遇见一定是有意义的。”梓木觉得自己父母最开始遇见时的浪漫已经转成亲情，在梓木看来这是有些残忍的。当两个人因为相爱而结婚，亲情慢慢地侵蚀了爱情，相爱变成了习惯和依赖，丝毫找不到当时相爱的影子的时候，这是何等残忍。梓木忽然发现爱情本身就是短暂而美丽的。这丝毫不矛盾。其实万事就是衡量二字。人在结婚的时候就会想好这个深爱的人能和自己在一起爱多久，爱过之后是否想和他续亲情，是否死心塌地地走完一生。

梓木吃饭还是一如既往地快。妈妈说：“你能不能慢点吃，又没有人催你，这么快吃饭对胃不好。”

“乖女儿想吃吃完饭赶紧去学习呢。”爸爸说。

“嗯，看我女儿多有出息。”妈妈附和道。

梓木在吃饭的时候对父母的说道仅仅是嫣然一笑，一笑而过地打发父母所有的评论和责备。

这是她自己的杀手锏。

梓木吃完饭就去自己的小屋开始看专业课内容，她觉得只要起步比别人早，那么成功就一定是自己的。

不过她只是正襟危坐，然后把水果和零食镇定地摆好。从抽屉里掏出上课时没有看完的小说。把门锁好，踏实“作战”。

每次妈妈来敲门的时候，梓木总是做贼心虚心中不免一颤。拿出高数教材，熟练翻到中间页，那一页一定要是笔记已经写满，或者是半满的样子。这样看起来的充实感会暂时蒙骗妈妈，因为毕竟妈妈对课程的进展没有确切的了解。一般的父母也是看到孩子的作业本上写得密密麻麻就会条件反射地觉得这孩子很努力，也很有出息。装好样子后梓木会表情故作镇定地开门。

梓木想多数人是否都在心里立上了标尺，诸如“二十二岁找到一份好工作，二十五岁升职加薪得到某一个数字，二十八岁寻得一位形象好气质佳异性，三十出头买下房子立地成奴”。

对于时间点，一些人更早，一些人稍晚，但步骤都大同小异。

也许每个人都有个进度条，在几分几秒时，必然都要上演一幕“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情节。每一天，我们都带着焦虑在追赶进度，我们害怕掉队，以致一点时间都不肯浪费。

很多时候，人们总是把“勇气的问题”错认为“时间的问题”。雷光夏的歌里有这样一段歌词：“给我想要的生活，面对



最坦白的眼眸，前方是一片晴朗星空，答案紧紧拥抱我。”可是答案究竟是什么，梓木仅仅知道她不想和其他人一样而已，但是究竟是何种模样，又不清不楚。

待到妈妈走后，梓木又会把小说拿出来，看到搞笑的部分就掩面而笑，看到哀伤的部分就看看窗外的火烧云，看一看美丽的日落，竟也会有神圣的感觉。梓木看《小王子》的时间都是这黄昏的时候。小王子说，当一个人难过的时候就会喜欢看日落，那一天他看了43次日落，他该有多伤心呢。梓木看日落时候的心情跟小王子难过的心情是很相似的，莫名其妙地感到孤单，虽然自己拥有的很多，但是梓木看到的“很多”却是那些遥不可及或者是已经失去的东西，这与她听同学讲过的一个故事很像，故事的名字叫《得不到和已失去》。

蜘蛛投胎到一个官宦家庭，成了富家小姐，父母为她取了个名字叫珠儿。一晃，珠儿到了十六岁了，已经成了个婀娜多姿的少女，长得十分漂亮，楚楚动人。

这一日，新科状元甘鹿进见，皇帝决定在后花园为他举行庆功宴。宴会上来了许多妙龄少女，包括珠儿，还有皇帝的小公主长风。状元郎在席间表演诗词歌赋，大展才艺，在场的少女无一不被他折倒。但是，珠儿一点也不紧张，因为，她知道这是佛祖赐的因缘。

过了些日子，说来很巧。珠儿陪同母亲上香拜佛，正好甘鹿也陪同母亲而来。上完香，两位长者在一边说上了话。珠儿和甘鹿便来到走廊上聊天，珠儿很开心，终于可以和喜欢的人在一起了。但是，甘鹿并没有表现出对她的喜爱。珠儿对甘鹿说：“你难道不曾记得十六年前钟灵寺的蜘蛛网上的事吗？”甘鹿很



诧异，说：“你很漂亮，也很讨人喜欢，但是，你的想象力未免丰富了一点吧。”说罢就和母亲离开了。

珠儿回到家心想，佛祖既然安排了这场因缘，为何不让他记起那件事，甘鹿为何对我没有一点感觉？

几天后，皇帝下诏，命新科状元甘鹿和长风公主完婚，珠儿和太子完婚。这消息如同晴空霹雳，珠儿怎么也想不通，佛祖竟然这样对待她。几日来，她不吃不喝，苦思冥想。灵魂即将出壳，生命危在旦夕。太子知道了，急忙赶来，扑倒在床边，对奄奄一息的珠儿说：“我对你一见钟情，我苦求父皇，他才答应，如果你死了，那么我也就不活了。”说着就拿起了宝剑准备自刎。

就在这时，佛祖来了，他对快要出壳的珠儿灵魂说：“蜘蛛，你可曾想过甘露（鹿）是由谁带你到这里来的？是风带来的，最后也是风将它带走的，甘鹿是属于长风公主的。他对你不过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而太子草是当年钟灵寺门前的一棵小草，他看了你三千年，爱慕你三千年，但你却从没有低下头看过它。蜘蛛，我再来问你：‘世间什么才是最珍贵的？’蜘蛛听到了这些真相后，好像一下大彻大悟了，她对佛祖说：“世间最珍贵的不是‘得不到’和‘已失去’，而是现在能把握的幸福。”刚说完，佛祖就离开了。珠儿的灵魂也回位了。她睁开眼睛，看到了正要自刎的太子，她马上打落宝剑，和太子拥抱在一起。

这个故事是梓木的发小兼同学周宇讲的，并经由系里大学语文课上老师给同学们安排的演讲，以瘟疫的速度流传开来。在演讲的前一天，梓木伙同自己蓝颜知己杜威给周宇上了近一个小时的思想课，让周宇能把故事讲得长一些，再长一些。

结果周宇果真很负责地把故事讲得很长，并且得到了大家

的一致好评。

从此周宇在系里“煽情一哥”的地位不可动摇。

杜威每次都说是梓木和自己的功劳,如果没有他们积极向上而深具引导作用的思想课,他小小周宇是绝对坐不到“一哥”的位置的,凭借周宇有限的智商和小聪明顶多能够在幼儿园当一休大哥。

周宇对此一笑置之,他觉得像自己这样才华“横竖”都溢的标准的大男生,总会有出头之日的,只是早晚的问题,对于杜威和梓木的行为,他可以笼统概括为一个久久不红的艺人一夜爆红以后的经纪人效应。他默默无闻无人问津的时候,他们陪伴过他的左右,然而当他一夜成名后,两个人就一同出现,并大讲特讲之前的美好回忆,希望以后成名之路上继续前行,相互扶持,共同富裕。

周宇对自己给梓木和杜威的分析深信不疑,坚信他们是为了将来在学校能有立足之地而和自己关系密切的。

不过梓木和杜威已经渐渐地把这个分析遗忘,只有故事还留在心中,对此梓木戏称周宇是一个文化的传播者、新鲜故事的发现者,仅此而已。但是,这个故事在杜威的心中估计早已成了残骸,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沧海桑田灰飞烟灭。

但是周宇还是沉浸在自己给大家讲故事的状态里,有的时候回答问题也是“一哥”气质十足,挺胸抬头。用梓木的话讲“他已经完全符合初入大学时候所见到的军训教官的气质,在学校里当一个学生实在浪费,应该去军校。”

周宇再一次认真了,以后回答问题时都是形似雕像,表情庄严而肃穆,眼神坚定并有着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豪情与霸